



新书点击

海滨的微观世界

——读《海滨的生灵》

□廖娟

“在穿越佐治亚海滩上的归途中，我总是意识到——我正踩在一座地下城市的顶部。”我能想象，说这句话的蕾切尔·卡森是怀着怎样的感动与敬畏，写下这部宏大而细腻的《海滨的生灵》。

海底世界的绚丽多姿我们并不陌生，色彩斑斓的鱼类，摇曳多姿的水草，巨大的白鲨和鲸鱼，活泼可爱的小海豚，连小朋友都很熟悉。而大陆与海洋相接的海滨生态，我们就知之甚少。蕾切尔·卡森把海滨世界分为岩石海滨、沙质海滨和珊瑚海滨，在她的显微镜下，每层海滨都有一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微观世界。她所说的“地下城市”，指的就是表面平静、内藏生机的沙质海滨。

沙质海滨的主要居民是螃蟹，它们像包租婆一样在沙滩上到处挖洞，建筑自己的“虾城”，为圆嘟嘟的豆蟹、小小的鰕虎鱼等“租客”提供避难所。海滨的小动物并不都如此和谐相处，岩石海滨就有三位主角常年主演消长循环的生态大戏。岩荔枝螺最喜欢吃藤壶，胃口还很大，藤壶快吃光了，它们就开始吃贻贝，等贻贝也没了，藤壶又多了起来供其大快朵颐。海滨的生态系统就是如此处于一种精妙的平衡之中，“除了大的灾祸以外，毁灭的力量既不超过创造的力量，也不低于创造的力量”。

自诩万物之灵的人类从未得以尽览大自然的神奇与美丽。就在海滨之中，有一种色彩晶莹、造型精致的生灵，它们一生被埋在泥土里，如果没有其他生物的打扰，还会发出一种奇怪的绿光。但只有等到它们死后，海浪卷起它们的贝壳，人们才能得以一睹它的美丽。我第一眼看到书上的配图，便想

起希腊雕塑《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那双飘逸灵动的翅膀，而这由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雕出来的生灵，名字正是——“天使之翼”。

苍海桑田是海洋与陆地相生相依的见证，这种关系也体现在一种叫“船蛆”的小生灵的生命中。船蛆一生生活在大海中，却以从陆地来的浮木为生。如果没有及时找到栖身的浮木，它们就会死在海中。这样一种小生物，像陆地的白蚁一样以木屑为生，却能让巨大的渡船崩解沉没，甚至一度成为海上霸主荷兰的“国家大事”。人与动物、陆地与海洋之间就是如此互相依存，互相影响。

《海滨的生灵》用诗意优美的语言描绘了海滨生态系统中的万千精灵，它们繁殖、觅食，在潮汐的起落间呼吸，在狂风巨浪中努力生存。蕾切尔·卡森说，她在这些小生灵中感受到“生命的压力以及强烈的无意识地要生存下去、努力向前、大力扩展的那种意志”。

一沙一世界，万物生生不息。可是，不要忘了，它们也很脆弱。

现在大量的工业废水和固体垃圾流入海洋，就连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碳也有差不多三分之一都被海洋吸收。海洋急速酸化，用碳酸钙构建外壳或骨骼的海洋生物遭到腐蚀，包括海星、海胆、牡蛎等。有科学家认为，珊瑚很可能成为现代第一个在生态学意义上灭绝的主要生态系统。

英国诗人蒲柏曾说：“无论你击向自然之链的哪一环，第十环，或第一万环，巨链都将断裂。”当这巨链断裂，人类将何以立足？

《《海滨的生灵》 蕾切尔·卡森/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一版》



书市扫描

《唐崖》

作者：楚西鹤

九州出版社2015年12月第一版

本书是用小说笔法讲述明代西南土司历史的作品。

明朝天启元年，唐崖土司覃文瑞薨逝，其长子覃鼎即位，年仅二十岁。总理覃文忠手握重权，摄政唐崖。其人野心勃勃，欲全面掌控唐崖权力。唐崖官寨看似平静无事，实则暗流涌动，内忧外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权之争正在悄然上演之中。



《张家大哥》

作者：叶广苓

太白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

本书以《康定情歌》中“张家大哥”的文学形象为引子，沿着当年陕商入川的艰辛足迹，边走边写，还原陕商的历史和文化，把一路上的文化元素融入在作品亲切灵动的叙述中，并穿插着作者本人的感悟和体验。作品以史写古，以古鉴今，不仅反映了陕商的历史，而且揭示了他们的生存智慧和经商之道，给今人以启示。



《我想要两颗西柚》

作者：胡辛束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6年1月第一版

这是一本关于亲情、友情、爱情的互联网式诠释与表达的书。

世界之大，人生种种，我们不曾想到的但是别人正在经历。书中的文字最先发表在作者开设的“胡辛束”微信公众号上，每篇文章从标题到内容，文思开阔，言辞辛辣，让人脑洞大开，字里行间透着少女的古灵精怪与异想天开。



《和悦》

作者：美国国家地理学社

中国摄影出版社2015年11月第一版

本书的副题是“美国‘国家地理’摄影师的心灵之旅”，是一本摄影作品和名人名言糅合在一起的画册。书中的内容图文并茂，每一页都值得读者停顿和思考。每月一个主题，例如治愈、适应、接受和力量。无论是面对失去、面对转折期，抑或是在寻找每日前行的动力，本书都力图为读者提供全新的视角和意义。



书讯由市新华书店提供 励开刚 执笔
投稿邮箱：ljz@cnnb.com.cn

作家的两种类型

□凌金位

老子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老子的意思是，在认识上仅凭看到的听到的是靠不住的，因为这样做无法深入事物的内部，不能认识事物的全部，而且还会扰乱人的心。认识事物要在内省上下功夫，这样才能领悟“道”，知晓天下万物的变化发展规律。

清代文士袁枚则如此放言：“古之应、刘、鲍、谢、李、杜、韩、苏，皆有官职，非村野之人。盖士君子读破万卷，又必须登庙堂，览山川，结交海内名流，然后气局见解，自然阔大；良友琢磨，自然精进。否则，鸟啼虫吟，沾沾自喜，虽有佳处，而边幅固已狭矣。人有乡党自好之士，诗亦有乡党自好之诗。桓宽《盐铁论》曰：‘鄙儒不如都士。’信矣。”袁枚这番说言暗合了陕西韩城文庙尊经阁内的一幅楹联：读五车书博古通今真学问，行万里路经天纬地大文章。

老子与袁枚是历史上不同层面的作家，两人观点恰好相反。我不想刻画无盐、唐突西施，只是想能否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

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样，世上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对于作家，从极端意义上讲，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以经验见长的作家。这类作家曾经有过跨地域、跨种族、跨文化的经历，他们在比较中了解对象、辨析得失、积累生活、壮大自己，然后挥笔疾书。文革结束后，中国诞生了大量的知青作家，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是以经验见长的作家。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创作缺乏可持续性，昙花一现之后就江郎才尽。以古华为例，他的作品以描写湖南风情见长，在完成了长篇小说《山川呼啸》、《芙蓉镇》以及少量的中短篇之后，就结束了创作生涯。还有许多人说，“一部《白鹿原》把陈忠实掏空了”、“陈忠实今生今世再也走不出白鹿原了”。尽

管，陈忠实不以为然。

第二种是以心理见长的作家。人生经历肯定是作家的财富，但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作家的心理经验。心理经验的获得并不依赖于人生的坎坷，一个与世隔绝的人所经历的心理冒险也许比广泛参与社会生活的人来得更多。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与大师普鲁斯特因患有严重哮喘，从1910年起不能出门。此后的十几年里，普鲁斯特几乎与世隔绝，他在密室里写出了《追忆似水年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在他“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度过了一生中大半岁月，一生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与120多篇短篇小说。以《瓦尔登湖》名播全球的梭罗一生十分简单，十分安静，但从他作品中散发出来的精神光芒却是精美绝伦，世上罕见。这类作家的特点是思维异常锋利，能轻而易举地直达人类的痛处，他们是钻探人性的作家，达到了伟大的高度。

我所罗列的事例是极端事例。事实上，很多作家身上同时兼备了经验与心理两大特质。比如，像司马迁、曹雪芹、鲁迅等这样的作家，不但人生履历丰富，而且思考的能力也十分强大，他们登上了经验见长与心理见长的双子峰。

不论是经验见长的作家，还是心理见长的作家，要想让读者记住他，他必须给读者提供一点“新”的东西。文学创作不以数量论英雄，多子未必多福。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或大或小的使命，即完成他生命中的那份表达。当他的表达完成时，他已不是一个作家，如果他想继续写作，那也只不过是重复自己而已。当今文坛中，许多文字垃圾就是那些寿终正寝却又不甘谢幕的码字匠炮制出来的。

现在，能静下来品读经典滋养灵魂的作家太少，以采风为名义东游西逛吃喝玩乐的作家太多。现在，信息太多了，什么网络播报、微信传递——连风中都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对作家创造力的损坏是不可逆转的。水静就明。或许，对作家来说，想写出好的作品，先安顿好自己的心是很重要的。

阅读随笔